



# 女工们的既要和又要



女工在悦辰 妈妈岗 车间工作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

周日晚在悦辰的舞蹈室跳舞的女工。  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

悦辰的 妈咪小屋。  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

放假的孩子在活动室打乒乓球 她们的妈妈是女工。  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活儿,她体力跟不上,只得回家。可没过多久,她又回来了。

向京艳有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出生后,她和丈夫到外地工作,把孩子交给老人。后来,大女儿常说自己是留守儿童,对父母的印象是离去的背影。于是,第二个女儿出生后,向京艳辞工在家,待了两年多。

湖北是务工人员流出地,打工的母亲总要面临那道选择题,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,还是让自己成为全职妈妈。

## 困难

第一次怀孕时,冯家淇在一家玩具厂工作,拿打胶机粘塑料房子。车间异味重,需要加班,她辞职了。5年后,她重新开始找工作,面试时,只要一提孩子小,机会就变得渺茫。

一次,她去一家床垫经销公司竞聘销售员,面试官问她你能出差吗,她说试试看。对方反问:你有个小孩,怎么试。她很沮丧,接下来的半年不再去找工作。她偶尔打点零工,但拼订单的工厂经常加班,服务业没有朝九晚五,小作坊没有五险一金,她试过把孩子托付给婆婆,每晚10点下班回家,孩子已经睡了。

38岁的李淳是单亲妈妈,一个人带6岁的女儿。她做过销售员,开过服装店,自称曾当过一家美容院的中层管理者。丈夫有了婚外情,她希望女儿在更有责任心的环境里长大,选择离婚。为了多陪女儿,她在离家不远的药房里看店。药店一般夜里11点30分打烊。有时候,她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,忽然接到外卖订单,得坐在店里等骑手。她又辞职了。

在她看来,孩子上幼儿园之前需要好好陪伴,上了小学晚上得辅导作业,这仿佛都是妈妈们责无旁贷的事。为了兼顾家庭,女工们只能拼命寻找那些时间灵活的生计,有人在村子附近做撕纸胶带的工作,边看孩子边干活儿,两天挣50元;有人早上5点起床,骑三轮车赶到集市上摆摊卖衣服,中午回家带孩子。

她们没有亮眼的学历,谈不上拥有不可替代的技术,很多人从没过细想过职业规划。有一次,林月送完孩子,看到路边一所幼儿园招保育员,她忐忑地打去电话,结果被录取了。她把孩子也转进这所幼儿园,每天一起出门、回家。孩子毕业,她也离职了。

对做过的一切,她几乎没有工作,她都没有喜欢过。唯独有一次,她在一家日式餐厅做服务员,喜欢隔着玻璃看厨师做寿司、刺身,摆盘时点缀上雕好的萝卜花和一小片叫不出名字的绿叶。

尽管工资只有2000多元,但她觉得有意思,能学新东西。刚待一个多月,两个孩子轮流发烧,她照顾孩子还要上班,也病了,不得不辞职回家。

正式辞职要扣这扣那,还要打好提前量。林月习惯打临时工,做一段时间就回家,辅导孩子考试,准备过年过节。

冯家淇的丈夫常出差,有一次连续4天,一个孩子总在夜里发烧,她哄另一个先睡,叫亲戚帮忙照看,然后抱上发烧的那个去医院输液。

此次接受中青报 中青网采访的所有女工都表示,遇上孩子放假,两人又都在工作的时候,妈妈岗之间,总是互相请假回家。

林月坦白地说:如果我赚得更多,一些事就让他去忙活了。但这些年,只有在食品加工厂加班做计件工的那一个月,她曾赚得比丈夫多。

## 重返

2020年,冯家淇听朋友提起,附近有工厂,很适合像她这样的妈妈。她再三问,只用工作8小时吗,可以随时请假吗,得到肯定的答复后,她前去应聘。

这家企业是广东中山悦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,一家成立10年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。它的妈妈岗车间,有3条生产线和229名女工,年轻的20岁出头,也有超过50岁的。

她们装机芯、贴绒布、打螺丝、焊烙铁、戴耳机测音、套袋打包装,每天工作8小时。企业生产的音响贴上飞利浦、海信、哈曼卡顿等品牌的标签,销往欧洲、北美洲。

女工们拥有请假自由,可以随时请产假、带新年假和旅游探亲假。妈妈岗和其他岗位同工同酬,福利相当,月工资3000元左右。

厂里的妈咪小屋摆着微波炉、冰箱和沙发。图书室里有《如何预防孩子跌倒》,也有《中国财富梦》。工人的孩子可以进图书室看书、写作业,宿舍会帮上班的妈妈照看。10月的一个周末,两个小女孩开心地在活动室打乒乓球,她们的妈妈是女工。

这家企业的人事助理邝转娣回忆,几个月来,几乎每天都有女工来应聘,妈妈岗,这些人来自附近村镇、市区,也有外地人看了新闻找过来。有个村子来了十几个女人,有女工和丈夫、弟弟、弟媳同在厂里,还有的女工已当上祖母。

冯家淇在这里重新开始工作。她扎马尾,常推着零件车走在车间,给流水线备货,职位是助理,比普通女工高一档。傍晚5点30分,下班铃声响了。林月从座位上起身,打卡出门。几分钟,车间就空了。这些女工赶时间,大多数人要骑上电动车去幼儿园接孩子,5点放学,晚接1小时要多花10元。

2020年,黄春花也来到这条生产线,为音响主机贴操作指南,给机箱底部贴防滑垫,每天重复几百次。午休时,她会和工友们点奶茶喝,几个人聚在一起,砰砰砰地用吸管戳破茶杯封口。黄春花把附近新开的店都探了一遍,重获奶茶自由。

对于不工作行不行这个问题,这些女工的答案都是不行。有人说,女人不能连卫生巾都找不着要钱。

在这家工厂,车间里也有不少女性,等孩子大了,复工时已到中年。舞蹈室里,一群外地女工常在周日晚上来跳两个小时。有一个名叫李小新的女工,穿豹纹衬衫、黑色百褶裙和白色厚底老爹鞋。她45岁,戴彩色的发卡,跳舞时甩着马尾辫舞动裙摆,为了那种青春靓丽的感觉。她婆家在广西,养大了3个儿女,才决心出来打工。

她回忆,上一次跳舞还是没做母亲的时候。

向京艳的厂如今有3个车间。武汉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,她把工厂搬到远离城区的黄陂王家河,厂里有女工通勤不便,向京艳让她们居家工作。

她把原材料备好,量大的开车送过去,量少让女工自己来取,三五天做完一批来交货,再领新的。

有人在家里买了价值几千元的缝纫机。一个女工告诉向京艳,自己早晨起来,送完孩子上学,把菜买来择好,米放进电饭煲,汤炖上,就开始踩缝纫机。

这种灵活的方式没有影响订单完成的效率。此后,求职的女工如果离厂较远,向京艳就让她们直接在家里做。她给女工们买了保险,准备了红色的工服,寓意红红火火,希望她们永远告别手心向上的日子。

她把七八条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厂区的墙上。这些口号是向京艳和姐妹想出来的,一共列了20多条,她念给女工听,大家叫好的就印出来。

她最满意那条独立的女人,靠自己才是女王。发工资时她转账给女工,有人回她,谢谢老板让我成为女王。

缝纫机在厂房里运转,布料经这些女工的双手,变成一套套校服,运往全国各地,以及日本、老挝、新加坡。

## 对接

近几年,在广东的不少乡镇,招工难已成工厂面临的普遍问题。过去,为了给悦辰招人,邝转娣和同事们去热闹的集市摆摊,结果无人问津。

2017年,公司副董事长余清听人说,附近有个村,不少妈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,就把她们招进厂里,负责相对简单的产品装配,每天工作8小时。

消息传播出去以后,车间的妈妈变多了。为了应对难以避免的请假,厂里用上了全能工制度,培养随时能顶岗的机动工人。

3年以来,10多个人的妈妈岗慢慢延展出一条生产线,又形成专门的车间。目前,这家企业一线员工有700多人,女工占

七成,妈妈岗占三分之一。这些女性珍惜工作机会。冯家淇在厂时几乎从不闲着,给流水线备好货后,她常帮临时请假的工友顶岗,整理车间里散落的物资。

2020年,这家电子企业的产能逆势增长了68%,企业干脆缩减了劳务工数量,把更多名额用来招揽妈妈。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,我看是大半边。余清说。

中山市妇联的微信公众号,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招收妈妈岗的企业信息,各镇街妇联定期收集有就业需求的女性信息,对附近企业能提供的岗位。

今年截至目前,他们已经统计98家企业,2000多个可弹性工作和柔性管理的岗位,比如,童装厂里的打边员、塑胶制品公司的跟单员、保险公司的政保专员等,帮助近500名女性实现灵活就业。

中山市妇联二级调研员刘洛平记得,10多年前,妇联为帮妈妈们增加收入,主抓大嫂工作坊,定期给村镇妈妈提供手工活儿,剥开坚果、给牛仔裤剪线头。最近看到悦辰设置妈妈岗,报道,她很困惑,怎么就成了热点了呢。后来她想,因为现在生育政策调整了,生育带娃的宝妈需求增加,全社会也许都需要增加这些岗位。

有媒体报道,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,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55位,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经济体如金砖国家相比都处于高位。今年9月,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显示,目前中国女性人口超过6.88亿,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。

中山市港口镇妇联主任陈丽华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,妈妈岗的设置源于企业,没有来自政府的额外补贴,用工模式也只能模仿,不容易复制。她接触过不少企业,一些私营企业订单时间紧,聘用可能忽然请假、离职的妈妈,风险较大。还有的企业,女工工作日上不满8小时班,还要给她们买全额社保,负担不起。

余清解释,悦辰有研发线,是开设并增加妈妈岗的底气,赶时间的订单,可以尽量和客户协调,从采购等环节上提前运作,通过管控整条生产线提升效率,让加工时间相对从容。

在武汉,最初开办工厂时,向京艳常常在厂里等一天也等不到一个应聘者。年轻人大多青睐更自由的服务业,不想上流水线。



黄春花接放学的女儿回家(左),这条路上来接孩子的多数都是妈妈,她们要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汽车之间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

黄春花接放学的女儿回家(左),这条路上来接孩子的多数都是妈妈,她们要骑着电动车穿梭在汽车之间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

向京艳的工厂里,女工们帮忙挂横幅。

受访者供图



冯家淇在妈妈岗车间工作。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/摄

这样过去。

肯定是要去适应孩子的时间,不可能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。冯家淇感叹。

但她从不后悔用大量时间陪伴孩子长大,小儿子才4岁,已经跟她表达过很多次我爱你。她下班回家,孩子会跑出来给她拥抱,她加班晚归,孩子会主动问她吃饭了没,这是她觉得值得的时刻。

但一个月母亲是全天候的。一个月里,林月的孩子们总要吃两三餐外卖。她给两个孩子都买了电话手表,方便随时联系。她给孩子叫过网约车,联系好亲戚在终点等候。她也给孩子买了公交卡,教他们自己坐车。

有一次,她问女儿怕不怕一个人坐车,女儿忽然说起,11岁时,有次去亲戚家,网约车没走熟悉的路线,40分钟车程,沿途荒凉,路灯零星。通常隔很远就能望见路过的商场,那次一直没有看见。

小女心里紧张,她偷瞄司机的导航屏幕,发现爸爸将目的地打错了一个字。改过来后,司机拉着她重新出发。回家后,她一直把恐惧藏在心里,直到母亲问起。

林月总说,自己来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,没太多选择,她的另一位工友常在流水线上和她打招呼,后来再没出现在厂里。后来她看到消息,是对方在朋友圈发筹款链接,出租房上发生煤气爆炸,房子烧了近一半,人躺在ICU病房。

林月有同事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作为旅行支出,她不敢。来中山20多年,她觉得自己还没融进这座城市。她买不起房子,几乎没什么存款。小女慢慢长大,她感觉和原本一样一无所有。

她和丈夫都是外地人,没有积分入户需要的各项证书,没能为孩子拿到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。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几万元,孩子们快毕业了,学校组织假期夏令营,一个星期1万元,几乎没思考,她就放弃了。

两个小孩成绩差别大。林月有时候自我质疑,小儿子成绩不理想是不是因为她又上班了,没能全职陪伴造成的。

在食品加工厂打临时工时,林月同厂的一位正式工也是当妈妈的,把小孩放在老家,一打工就是七八年,每天早晨六七点上班,晚上九点十点下班,一个月休息两三天,攒够钱在成都买了房。

那位女工也曾辞职另找工作,不久后又回了食品加工厂。她对林月感叹,这些年一直埋头打工,钱是赚到了,但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。

林月心里想,自己一定不要过那样的日子。在妈妈岗打工的时候,她可以带孩子,去孙文东路的步行街逛逛,凑美食节的热闹,赶去小榄看花展,到附近阳江的海边游泳,生活还算丰富。

对更多人来说,这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一份保障,老是有社保和退休金。李淳常常回顾自己的人生,家里两个妹妹和她一样读到高中,没毕业就辍学了。父亲一种人收入微薄,她们拖欠学费,快考试了,学校还没催缴上不去。唯一读到高中毕业的是弟弟,没考上大学,也外出打工了。

母亲因意外早逝,父亲在她20岁出头时又患病去世。她是家里的长姐,在港口镇勉强站稳脚跟,把弟弟也接来附近照顾。她习惯做家里最有话语权的人,发现丈夫不忠,她立刻离婚。她不靠你穿,不靠你吃,没有再留下的理由。

父母从未对她有太高期望,只盼我能独立地生活。像大多数女工一样,她希望女儿多读书,找稳定的工作,掌握技术,不要走我的老路。她想给女儿提供更多的选择,对女儿说,女人最重要的是搞好身体和钱包,这是本钱和底气。

林月曾收到来自老公好友的夸赞,这个女人多勤劳,在外加班到晚上11点没怨言。但她却说,那是自己的选择,是为了实现独立。她已经学会了开车,不管任何地方,只要我想去,老公不在身边都可以去。

最近,黄春花也在学车。丈夫拥有家里汽车的驾驶证,多数情况下,她每天加班到晚上九点十点,周末只休一天,难得有空闲,他累得只想休息。

黄春花期待拿到驾照,可以带女儿出门,想去哪儿就去哪儿,那是属于自己的本事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林月、李淳为化名)

## 自我

一个多月前的国庆假期,向京艳看到女工在群里发视频,几人相约出门唱卡拉OK。她们说,辛辛苦苦地赚了钱,怎么也要去享受一下。闲暇时间,有人在群里喊,逛街去不。她记得她们原来说过,自己的收入几乎全给了孩子和家庭。

邝转娣开玩笑,女人做了妈妈后要身兼多职,当员工、做清洁、育儿,好像一夜之间都要学会,还只拿一份工资。

当母亲之后,冯家淇总能挤出时间和朋友聚会,不看时间,说走就走。如今,她想吃宵夜,要等小孩睡熟,终于出门却发现附近的店都关了。她有女工3年里生两个孩子,做5年全职妈妈。辞工在家的日子,孩子转,哺乳、陪玩、做饭、哄睡,然后是打扫卫生、洗衣服,夜里10点多躺下,一天就